马帮变奏曲

昔日驮运黑茶 如今驮来电网

本报记者董振国、何程

叮铃，叮铃，叮铃……

清脆的铃声回响在桂西深山树林间，山路一转，一队马帮缓缓走来。马儿就像是有灵性一样，驮着两筐石料，扇动着双耳，不用赶马人吆喝，自己沿着崎岖的道路往前走。

马帮渐走渐远，铃声伴随着赶马汉子粗犷的快板声音，慢慢被大山里的鸟叫虫鸣声淹没。

打快板，听我云，
浪平马帮出了名，
走南闯北无所惧，
为了祖国保电力。

马帮，这种被人们逐渐淡忘的古老职业，如今却仍然担负着新的使命，不仅活跃在滇桂茶马古道所在的桂西地区，而且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大山深处的基建工地。他们在现代交通工具无法到达的地方，靠着原始的人扛马驮，将建材、电网铁塔、通信基站化整为零，运输到高山之巅，续写着新时代马帮传奇。

滇桂茶马古道也运书

“黑茶一何美，羌马一何殊。”提起马帮，人们常会想到历史上的“茶马古道”。商人赶着马匹穿越山区，运送茶叶，这是古代商业往来重要方式。

茶马古道贯通滇、藏、川三大区域，延伸到广西、湖南等省区，国外直达印度、尼泊尔、越南、泰国等地，流通的商品以茶叶、马匹、瓷器为主。这条古道是中国古代对外经济、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。

位于广西境内的茶马古道，据记载其起点位于现在的百色市。南宋周去非所著《岭外代答·卷三》对滇桂古道的详细路线做了描述：“自横山一程至古天县，一程至归乐州，一程至唐兴州……六程至大理国矣。”横山，即现在的百色市田东县横山古寨。

横山古寨遗址位于田东平马镇百银村的上寨、下寨和银匠三个屯。当地百姓传说，银匠屯，正是当年打造金银首饰、铸造钱币工匠集中的地方。**平马镇，就是当年的马匹交易地点**。“平马”即“评马”，评价马匹的地方，地名由此而来。

据介绍，江浙一带盛产的丝绸、茶叶、瓷器原是运抵渭河流域之后经河西走廊销往西域，但南宋时期的隔江而治将传统的丝绸之路截断，这些商品迫切需要一条新的流通渠道，滇桂茶马古道应运而生。

滇桂茶马古道兴起的另一个原因是，**马匹是冷兵器时代重要的装备，南宋已不能从西北征集战马，只能求索于西南**。绍兴三年，南宋**置市于横山寨**，专为朝廷购买军马，与大理、罗殿等地交易，随着马市兴起的还有茶叶、布匹、文书、食盐等商贸。

据记载，横山寨在南宋绍兴年间盛极一时，成为南宋和西南各地进行商品交易的主要集市，也是南宋最大的马市。**南宋朝廷每年要在横山寨马市购买战马** 1500 **匹至** 3500 **匹**，加上民间的需求，横山寨马市每年马匹的贸易量达 40000 匹之多。

横山寨除了商埠的功能外，还起到了文化转运站的重要作用。据史书记载，大理“每贾人至横山，多市史记、汉书、三国志、资治通鉴、本草、王叔和脉诀、千金方等书。”横山寨里交易的书，沿着茶马古道源源不绝地传播到西南各地，深刻地影响到西南地区的社会生活。

从广西深山中来　向全国深山中去

随着历史的发展，道路设施逐渐完善，交通方式快速改变，兴盛一时的马帮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，横山古寨的茶马交易市场已难找到当初繁荣的痕迹。然而广西的马帮文化仍代代相传至今，一支支来自百色市的马帮队伍，如今仍然行走在祖国各地的大山深处。

百色市的马帮队伍大多来自田林县。田林县山高路远，县域总面积达 5577 平方公里，也是滇、黔、桂三省区交界处的商品传统集散地，这里聚居着壮、汉、瑶、苗、彝、布依等 11 个民族。

作为广西地域面积最大的县份，田林乡与乡、乡与县城之间路程遥远，中间多有高山隔阻，这让当地百姓世代习惯了养马，尤其在要翻过海拔 2000 多米岑王老山才能到达的浪平镇。**这里的农作物大多种在山坡上，每到播种、施肥、收获的时节，马儿是最好的运输工具**。

“浪平的马帮在上世纪有几段历史，首先要从民国时期说起。”提到浪平马帮的历史，浪平镇浪平村党支部书记陈明权如数家珍，他祖上三代都曾养马。陈明权说，民国时期一般人养不起马，只有乡长、村长才有马。**马匹作为交通工具，被当时的官员用来乘坐下乡办事**，或去县城开会。“我祖父在民国时候是村长，他当时养马是为了骑马到山区收税、收枪款。”

上世纪 70 年代左右，政策有所宽松，农民可以自己在家里养猪、养马，浪平的马逐渐多了起来。当时养马的分两种，一种靠繁殖小马崽卖钱，一种靠跑运输赚钱。陈明权说，当时生产队里有经济头脑的农户一般会养两到四匹公马，**帮助乡里的供销社运送收购的山货到县城**，再把农民需要的生活物资运回供销社，从中赚取运费和差价。“他们不参加生产队的生产工作，每年向生产队交一定的钱换工分，当时叫‘搞副业’。”

“那时候赶马人一年交给生产队 100 元左右，用来抵一年的工分，他们做运输每天可以赚到四五元。”陈明权回忆，扣除交给生产队的钱款，赶马人每年能赚几百甚至上千元，在当时来说是很大一笔收入。

随着个体工商户和机动车逐渐兴起，供销社的生意开始走下坡路，浪平的马帮也进入了低谷。上世纪 80 年代末，浪平人发现一个“找钱”的新方式，去外面找土地比较肥沃的山地，开荒种植玉米，当地称为“下毛山”。因为玉米大多数种在山上，必须要用马才能运到路上，从此马帮又有了一个新的机遇，靠帮农户运送玉米赚取运费，然后再用赚来的钱增加马匹的数量。

“以前我也用马驮过玉米，后来外出运建材才做得少了。”吴胜高身材矫健，皮肤黝黑，是田林典型的赶马汉子。他家的两层小洋楼位于浪平镇弄坝村三湾屯的一处半山腰，周边都是连绵不绝的大山。

一次偶然的赶马机会让吴胜高发现了比运玉米更赚钱的工作，“**当时有一个建电网铁塔的工程，我赶了三匹马去帮运建材，没想到当年就赚到了 8 万元**。”赶马虽然辛苦，但效益明显，后来吴胜高买了十多头骡子去跑运输，“**这栋房子就是赶马赚来的**”。

和吴胜高一样，赶着马走南闯北的马帮汉子在浪平镇有上千人，哪里车开不到的地方需要建设，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，他们的活跃同时改变了浪平贫穷落后的面貌。而这一切改变，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一次机遇。

驮出了电网　驮走了贫困

天广线，架山巅，
没有马驮难实现；
浪平有人脑一转，
马帮即便在眼前。
马帮名，渐传远，
很快形成产业链；
施工单位找上门，
订单接了一大串。

上世纪 90 年代初，当时的中国南方电力联营公司开始架设天生桥至广州 50 万伏输变电线路。这个工程是国家“七五”期间组织建设的重点项目，横跨广西、广东两省区的 12 个县市，点多、线长、分散。

广西至广东之间隔着连绵不绝的大山，不少电网塔台需要建在高山上。面对陡峭的山路和大量单个重量上千斤的塔材，施工单位愁眉不展。

几个在当地找活儿的浪平人看到这样的情形，素有赶马传统的他们眼前一亮：“我们可以做！”他们当即与施工单位商谈，拉来了几支马帮队伍，并通过“先做后结算”的方式签订运输协议，打消了施工单位的顾虑。

马帮工人在运输中发现，田林本地马个头较小，面对上千斤的塔材还是十分吃力。为了能够胜任高强度工作，**他们对马匹进行了更新换代，去外地买来骡子取代本地马**。骡子耐热耐寒，力气十足，田林马帮的工作效率越来越高，施工单位赞不绝口。

于是，“天广线”架到哪，浪平马帮就跟到哪。几年后，**浪平马帮以能吃苦、讲信誉闻名区内外，一张张“马帮运输订单”纷至沓来**。河北、陕西、山西、湖北、湖南、云南、贵州、江西、新疆、内蒙古、四川、安徽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等**全国不少省区的电网建设公司，包括三峡输变电工程，都邀请他们为架设线路运输材料**。

国家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，陈明权也从中受益。2008 年，陈明权两个小孩都在上学，家里经济窘迫。看到村里其他赶马人赚钱后纷纷回村盖起了房子，陈明权下定决心去银行贷款两万元，并问亲戚朋友借了两万多，**一共花了五万八千多元买下 6 头骡子，和妻子一起外出运输电网建材**。

“2008 年出去，2011 年回来，3 年时间我们两人赚了 60 多万。”陈明权说，他不仅还清了欠债，还结余了 60 万元左右，回家就建起了一栋新房。

长期关注马帮历史的杨方华是一位退休教师。杨方华介绍，浪平马帮在国家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机遇中不断发展壮大，2010 年左右进入了全盛时期。**当时浪平镇共有数千人、数百支马帮、上万匹马在区内外做运输工作，规模最大的马帮拥有** 300 **多匹骡马**。浪平形成了运输工具保障(骡子的饲养和培训)——能人组建马帮——按订单外出运输的产业链。

杨方华说，浪平马帮在外广受赞誉，被称为广西马帮，获得广西人吃苦耐劳的赞誉，是田林乃至广西劳务输出经济中一个响当当的品牌，也成了当地脱贫攻坚的一支重要力量。

风餐露宿高山汉

广西人，不简单，
工程监管齐赞叹；
崇山峻岭他不怕，
八桂来的高山汉。

初闻马帮，认为马帮只是赶着马儿在路上走，想不通难度看似不高的工作竟能如此赚钱。但真正零距离感受马帮的工作生活，才知道他们赚的每一分都是血汗钱。

在百色市隆林各族自治县一处电网建设工地，记者了解到，工地建材的运输由隆林本地的马帮承包。这项由南方电网广西百色隆林供电局负责的 110 千伏岩茶送变电工程，一共有两条共 52 公里长的线路，需要建设 138 座铁塔。这些线路经过的山区地势险峻，施工难度大，大多铁塔需建在远离公路的山坡上。

在现场协助施工的南方电网广西百色供电局工作人员陈伯鑫介绍，这附近的部分村屯因资金短缺，无法自己安装低压配电变压器，村民们使用的电力极不稳定。这个工程建成后，电力不稳的状况将得到改观。

陈伯鑫说，由于建设这些铁塔需要大量石料和钢材，单靠人力“不可能完成”，用车辆运输的话需要开路破坏山上树木。**既能保证建设效率，又不破坏生态环境，使用马帮运送铁塔建材是最好的方式**。

承包这项工程的马帮共有 6 名工人和 12 匹马。运输的起点和终点之间隔着两三公里蜿蜒崎岖的山路，马帮每次来回需 40 多分钟，天气好的时候每天要走 10 到 12 次。

赶马相对“容易”，上料的艰辛难以想象。每匹马驮着两大筐石料重约 400 斤，这些石料都需要赶马人自己从地面铲到筐里，每天至少要铲 5000 斤。运送石料时，每名赶马工人负责管理两匹马，以便维护马匹行走过程中的秩序。因为当地时常下雨，道路比较泥泞，人和马行走时都时常遇险。

“上段时间，我的一匹马就掉到山崖下死了。”这支马帮的领队陶卜荣说，“因为下雨路滑，马背上的铁筐左右摆动，把马拖下了山崖。马的肋骨被摔断几根，半小时后就不行了。”

提到马儿掉入山崖的伤心事，陶卜荣的眼眶满是泪水。他说，尽管工作辛苦，路途危险，长期需要住在深山远离家人，然而多年的赶马生涯已经使他习惯了这种生活。

由于工作地点远离村镇，马帮成员们吃住都在山里。记者在现场看到，马帮的露营点位于运输路线的中段，简易篷布用来挡风雨，蚊帐用来抵御山里的蚊子、毒虫，赶马工人晚上就在此休息。他们需要自己生火做饭，食物一般是能久放的南瓜、节瓜。

“每天凌晨四点钟要起床，把马喂好，检查马鞍、马蹄，早上 6 点钟就开始做工，到中午 12 点钟才吃饭休息，要躲过中午的太阳。”陶卜荣说，一般休息到下午 2 点又开始工作，下午回到露营地点后还要去寻找马草，马儿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。

“下雨的时候最辛苦，有时候风雨把篷布掀掉，全身都会被淋透，只能把马鞍翻过来，人在马鞍下躲雨。”提到工作的艰辛，陶卜荣又心酸，又自豪。“你们在路上看到的山上的铁塔，都是我们马帮运上去的，只有马才行。”

马帮，或许有一天会再次退出历史舞台

爬高山，过河流，
登上阿坝九寨沟；
青藏高原留足迹，
到过地方不胜数。
马帮虽然苦累多，
但是眼界得开阔；
大江南北任我行，
走遍天涯和海角。

走南闯北的马帮汉子，加快了祖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，也改变了他们家里贫穷的生活。随着国家电网线路的逐步完善，这方面的工作正变得越来越少，马帮汉子们开始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。

“**现在电网、通信基站都基本建完了，只剩下一些升级改造的还需要少量马帮**。”吴胜高在思考他的明天，他最近的工作是帮一个位于山上的景区运送石材。

因为工作变少，吴胜高这两年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，他养了三十多头马。虽然没有运输工作，吴胜高还是不舍得卖掉他的马。“马儿就像我的家庭成员一样，跟着我天南地北地辛苦干活，实在不忍心卖掉。”

“我不愿意孩子再做赶马的工作，虽然能赚到钱，但是太辛苦了。”吴胜高说，希望小孩能专心读书，以后不用从事这种辛苦的工作。

田林县弄坝村三湾屯村民明方令今年 58 岁，他从 25 岁开始赶马，早已习惯了赶马的辛苦，在家里“一闲下来”就觉得不自在。他希望他儿子能跟着自己赶马跑运输，但儿子不愿意。

“我儿子说赶马太辛苦，现在外出打工了。”明方令说，他大儿子觉得赶马不仅艰险，而且吃住都在深山里，生活太枯燥。“他觉得工作轻松就好，哪怕收入少一点。”

最近几年无人联系明方令去运电网建材，他就和妻子两人赶着 7 匹马，在附近乡镇跑运输。“明天的事还没有多想。”明方令说。

随着国家基础设施不断完善，广西的马帮，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后，终究会慢慢退出历史舞台。那时的人们，在使用方便稳定的电力和快捷的通信时，也许已不记得那些曾经为之付出艰辛努力的马帮汉子。但那一座座铁塔就是他们辛勤汗水铸就的丰碑。

一队队马帮走过，马铃声声，清脆悠扬，飘荡在大山深处，仿佛在诉说着马帮默默奉献的故事，也见证着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。

▲马帮在运输途中。　摄影：本报记者何程

大漠深处“藏”古庙

本报记者李仁虎、王雨萧、魏婧宇

自古深山藏古庙，然而**在广袤的巴丹吉林沙漠深处，竟也“藏”着一座有着** 200 **多年历史的沙漠寺庙**，如今守护着这座古庙的，只有一个人。

一千多年前，为表蜀道之难，李白发出“尔来四万八千岁，不与秦塞通人烟”的感叹，而巴丹吉林沙漠可以算得上沙漠中的“蜀道”。

如果认为巴丹吉林只有漫天黄沙，那你就错了。4 **万多平方公里的沙漠中分布着** 100 **多个沙漠湖泊**，当地人把它们叫作“海子”。晴朗的日子里，一个个海子就像蓝宝石一样，镶嵌在金黄色的沙漠上。神奇的是，这些海子底部是相通的，当地牧民开玩笑说，如果有羊掉进海子，就会从几公里外的另一个海子冒出来。

巴丹吉林沙漠中的一道奇景，是位于沙漠深处的巴丹吉林庙。这**是一座藏传佛教寺庙，始建于** 1755 **年**。庙旁是苏敏吉林湖，湖中有庙影，庙后沙连天。苏敏吉林湖背靠一座高而陡峭的沙山，沙子在六七十度的斜坡俯冲而下，有倾泻掩埋湖水之势，却在紧贴湖面的边缘奇迹般地立起一堵高墙，像大山一样地坚固牢靠，用巨大的身躯守护着脚下的一池清泉，几百年来寸步不动，令人感叹大自然的神奇造化。

沙山环抱，湖水相依，人烟稀少，巴丹吉林庙静如世外桃源。院内一座二层四角楼阁式的庙室，面积 300 余平方米，左侧伫立着一座时轮塔，右侧是一座佛堂。一位喇嘛从院内走出，他叫洛桑朝格尼，是寺庙内唯一的喇嘛。“欢迎来到世界上唯一一座沙漠寺庙。”洛桑朝格尼自豪地说。

从外面看算不上大，走进去却别有洞天。汉藏结合的建筑风格，歇山式的屋顶，房檐上还有法轮和金鹿。大殿殿门两侧绘有佛教壁画：在一棵菩提树下，鸟、兔子、猴子和大象“叠罗汉”般地站着。洛桑朝格尼说：“这是个佛教故事，兔子、猴子和大象都够不到菩提果，它们就站在彼此的肩上，互帮互助摘到了菩提果。这个寺能建成，离不开大家的帮助。”

为何在大漠深处建寺庙？相传，当地群众想在沙漠里建一座庙，为了选一处“风水宝地”，大家特意邀请当地一位德高望重的王爷来看风水。谁知这个王爷嫌沙漠路远难行，不愿意受舟车劳顿之苦，遂生推脱之意。就在这时，不知是谁告诉王爷沙漠里有个“神泉”，泉水能治 36 种病，王爷听了十分感兴趣，为了一探究竟，便动身来到了人迹罕至的巴丹吉林沙漠深处。

王爷本想选在“神泉”边上建庙，但“神泉”附近植被稀疏，没有可以用来烧火的材料，只得放弃，重新选址，踏遍周围沙山，终于在 5 公里外的地方发现了苏敏吉林湖，这里海子面积大，植被茂盛，是理想之地。

寺庙的建成，离不开最大的“功臣”——骆驼。沙山高耸入云，人空着手在沙漠里行走都很困难，更别说搬运建筑材料了。驼队便成为当时运送物资唯一的依靠，吃苦耐劳、耐热耐寒的骆驼将烧砖的土从外面驮进沙漠，喇嘛和牧民再建起砖坑，一边盖一边烧砖。

“**建庙时有** 80 **多个喇嘛，人多力量大，再加上牧民帮忙，一年就建好了**。”洛桑朝格尼说，近年来寺里的喇嘛有的去了别的寺庙，有的还了俗，现在只剩他一人守着这座 200 多年的古寺。

洛桑朝格尼与藏传佛教的结缘缘自父亲洛桑萨木腾。父亲出生在沙漠里，家里还有两个兄弟。当时在沙漠有个传统，如果家里有三个以上的儿子，通常会送一个去做喇嘛，因此洛桑萨木腾 9 岁便被家人送进巴丹吉林庙做喇嘛。上世纪 60 年代，洛桑萨木腾还了俗，与当地牧民姑娘结婚，育有 3 个孩子。70 年代末，洛桑萨木腾又回到了巴丹吉林庙。

1997 年，22 岁的洛桑朝格尼主动向父亲提出自己想做喇嘛的愿望，来到巴丹吉林庙，和父亲一起修法，打理寺庙事务。2007 年，年迈的父亲身体愈发不好，很少再去寺庙，寺庙事务都落在了洛桑朝格尼一人身上。

每隔一段时间，洛桑朝格尼就要雇车从外边拉酥油和佛香进沙漠，费用来自香火钱。由于巴丹吉林庙地在沙漠深处，香客和游人少，香火钱更是寥寥无几。2013 年，巴丹吉林庙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近几年陆续有政府拨款用于寺庙的维护和修缮，这也让洛桑朝格尼松了一口气。

洛桑朝格尼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一个人修行，只有在每年农历六月初十到六月十六的法会时，会从其他寺庙请喇嘛一起参加法会。

“沙漠中人少，以前即使是法会期间，到庙里的人也不超过 100。但是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游客进入沙漠探险游玩，现在每年有上千人到巴丹吉林庙参观。”虽然洛桑朝格尼在沙漠深处修行，却也逐渐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。

有些人喜欢向洛桑朝格尼倾诉自己的烦恼和痛苦。“现代人的痛苦很多都是欲望太大，又无法得到满足，就会生出许多烦恼。”洛桑朝格尼说，每当这个时候，他都会诵读经文，劝人们放平心态，知足常乐。

还有人好奇他如何在大漠深处忍耐寂寞，洛桑朝格尼总是轻言笑道：“我并不寂寞，因为世界在我心中。”

▲大漠深处的巴丹吉林庙。　图片由受访者提供